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

每逢星期六發行

全年五十期
連郵費一圓五角
國外四圓
零售每份三分五

中華民國十五年
一月十七日出版

生活

民國十四年創始

編行者
生活週刊社
上海環龍路環龍別業
電話 七一五三二

國政實部複註內郵記
民府業關川冊政登

第一卷第十五期

隨便談

上海的人們

記者

這幾天上海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又大減價了．整千整百的男男女女，擠滿了全部的屋子，好像不要錢的樣子，都來買東西．照這樣情形看起來，社會生活何嘗艱難呢？這還不希奇．也許為了兩大公司貨真價實，大家買的是日用所需的東西，可是除了買東西的人外，各個戲園子又是個個滿座．茶坊酒肆，大餐館，俱樂部，影戲院，也是天天賓至如歸．這是何等景象？

但是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看，靜了想一想，在朔風怒號，冷氣砭骨的時候，單衣赤足，求生不得的人有多少？一天滴了許多血汗，掙來的錢不夠溫飽的人，又多少？唉！究竟還是苦的多，樂的少呢！先施永安公司買一尺料，動輒費幾塊大洋，戲園子看一夜戲，每人至少也得花一塊錢，其他場所的消耗更無限量了．一般享福的大人先生太太小姐們，一天省了開費百分之一或十分之一，不知要救得多少人，合起來不知可以做多少事業．

本期目次

上海的人們
我的宗教
改良學徒生活的我見
勞農民之厄運
貧民生活
鐵擊人語
生活消息
上海之人力車夫

記者
俞子夷
朱兆萱
江价
張小芳
心響

我的宗教

俞子夷

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南京街路旁牆壁上貼了許多反對基督教的紙條．那天是國慶日，也是耶穌誕生日．反宗教的運動，雖沒有重大的事故發生，但是很引起了我的思考．我想宗教也是我們的一種生活——精神生活、所以便把我自己的思想寫出來供青年們的參考．

我信宗教是人類歷史裏某時期的

產物，在某種時代很有重大的功能．

我信宗教的教主都是當時的偉大人物，在某種時代的環境裏確有重大的供獻．所以我們對於這種人物的誕生日或紀念日應當有相當的紀念．

我信宗教裏後起傳達教主的教義者，極容易畫蛇添足，取貌遺神，把原教義變化成不可思議的神祕的迷信．並且我信愈是傳得遠，往往和原來的教義愈是紛歧．

我信各宗教的教義裏各有若干部份，經重行估價以後，還可以保留着，適用於現代或將來的生活．

我信囫圇吞棗的信教，反而使那教義停滯不進，把原來教主的好意埋沒．

我信宗教是各人理想的結晶，信那一宗教，信不信宗教，完全是各人的意志自由．

我信信宗教的人不應當強迫不信教的人信教；我也信我們不信教的人不應當強迫已經信教的人不信教；彼此當互相尊重，不應當謾罵或誹笑．

我信一個社會裏信各種教的人儘可以共存；對於宗教以外的問題，儘可以協助合作．所以我信社會各職業各種機關，除宗教機關以外，一切職務的人選，不應當問信教或不信教，或信什麽教．

我信歐美帝國主義的國家，的確利用中國傳教而侵略中國．我又信這種侵略的帝國主義的政客軍閥不是誠篤的宗教信徒．

我信歐美來中國傳教的人裏確有不少熱心誠篤的信徒，並且也存着普救世界的決心．我又信這種傳教的人裏也有若干無聊的，種族成見很深的敗類．

我信中國人信歐美傳來的宗教的人裏確有不少純正君子，宗教幫助他們的服務．我又信裏頭也有若干地方痞棍，借了教會的勢力來欺侮同胞．

我信以上的問題，均須由純正信教的人去澈底改造．

我信教會設立的學校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確有過重大的供獻．我又信現在教會設立的學校也確有好多已經落在時代之後．

我信宗教總有些迷信．

我信人類受了相當的教育以後，迷信是不必要的．所以我信宗教和教育應當完全絕對分立．我又信利用教育來強迫人迷信是違背教育原理的．

以上是我的信仰．也許可以說是我的迷信．所以我嘗是「我的宗教．」

改良學徒生活的我見

朱兆黨

現在學徒的生活，是黑暗的，是痛苦的，所以改良學徒生活是一件急亟不可緩的事；我現在把對於改良的意見，分下列三層來說：

（一）職務　住在一爿很小的店，他的家就附在裏面，俗說叫做連家店

他們每天的收入，僅能夠供給一家的生活；但是因為事情的繁瑣，於是添一個學徒．添了這個學徒，簡直添了一個傭僕，店裏的事情，固屬要做；還有家裏的事情，也丟在他身上，於是從早上起來，一直到晚上睡，不

要想有一刻空閑．早上起來：開門，掃地，接着燒飯；一會兒老板在店裏喊他做生意，一會兒老板奶奶叫他上街買東西；有孩子的人家，還要替他們帶孩子．試問一天的時光精力，要做多少事？有時偶然偷着玩了一刻，回來就受責罰．這並不是小店如此，就是那些金璧輝煌的大店裏的學徒，何嘗不如此呢？客來了，要招待；有信札，要他送．早起要替經理同許多先生打湯；吃飯的時候，先替大家盛好了飯，然後才吃；吃到中間，又要替大家添飯，往往一碗飯，要放下幾次；等到他們吃完，自己要吃的時候，接着又要打湯，結果總是帶冷帶噎的吃下去．這是多麽苦呵！學徒呢，固然不能不做事；但是學徒，究竟是學徒，不是傭僕，所做的事也要有限制．所以我主張：凡是店裏的事，除開門灑掃交易招待等，要學徒做，以外不可任意委給學徒．

（二）待遇　學徒的年齡有大小，身體有强弱，所叫他做的職務，也要量力而行．往往有一個十三四歲正當發育的學徒，要叫他拿幾十斤重的東西，他能力上固是不能擔當，但是怕店主的責罰，不得不勉力做去，有的因之瘦弱，有的因之生病．店主心慈的，還可憐他，加幾句安慰的話；有些殘酷的，非但不去安慰，還要無理的詈罵，無理的罰打．試問學徒，當力不能勝而勉強的時候，心裏已很苦了；再加上詈罵罰打，簡直不是置學徒於死地嗎？所以我以爲委給學徒所做的事，要量力而行；就是偶然做的事，或者過於能力上的所能，店主對他應當有相當的安慰，不可以再有非理的虐待．

（三）費用　這一條是就初進店的學徒說的．普通店裏每個月給學徒的月規，是四百文，凡是剪髮沐浴洗衣服的用費，都在這四百文裏．試思在這樣生活程度的下面，這四百文那能够用？在小地方，或者可以支持；到了通商大埠，萬不够用．有些家裏，還可以暫時寄幾個錢去；有些實在窮的，那有錢給他．在這個時候，家裏又沒有錢寄來，店裏又沒得多給，但是這些用費又是萬不能省的，於是有的暗下把衣服當去，有的就設法偷店裏的錢，往往一個好子弟，造成極壞的行爲．這固屬他家的不幸，但是我想店裏也算不來．所以我以爲這月規錢，當然要增加，增加的程度，不能一律，要看各地生活程度；但是最低的限度，都應要能够使學徒勉強够用

魯農民之厄運

江　价

魯省自經戰事，苛稅繁重，四民莫不蒙害，而最烈者厥爲農民．比較論之，尤以沿津浦線各縣爲最甚．沿津浦線各縣之中叉以魯南爲劇烈．蓋津浦線各縣均駐重兵，給養之取諸地方十有其七．以至農民胼手胝足，辛苦經歲之所得，供稅捐而弗足．迨江浙起釁，軍事當局猶不肯耗費其半載征存之幣，臨時軍費，仍徵諸地方，致民無儲財，杼軸皆空．是時人心唯

冀義軍之來蘇，初不料未嘗彼善於此也．兵之所至，鷄犬爲空．雖豪華富室，亦莫不有亦飢亦寒之歎矣！茲臚列事實以證吾言．請先舉農民懸納及加徵之稅於下：

1. 十四年田賦銀一兩—大洋二元二角；
2. 十四年漕米一石—大洋六元；
3. 軍事特捐—每地丁銀一兩加徵大洋二元二角；每漕米一石加徵大洋六元；
4. 軍鞋軍用電話—每漕米一石加徵大洋六角；
5. 建築營房費—中縣三千元；
6. 軍米—中縣五萬六千斤；
7. 臨時軍費—中縣四萬元；

以上僅舉其著者，瑣屑之稅尙極繁多，不一備舉．此均繳省庫者也．

駐兵各縣軍隊營房之設備，應用器具之購置，柴草車力，無不由駐在地供給．斯項費用，商家負擔之外仍以農民爲主．

茲列滋陽今年地方捐之繁重以見一斑．

1. 地畝捐—每畝徵銀元七分；
2. 公益捐—每銀一兩徵銅元一五〇枚；
3. 軍事特捐—每銀一兩徵銀元一元；以下均供給豫軍之費用
4. 借款—有土地三頃以上之戶，出二百元至六百元之借款；（前後曾出兩次）
5. 軍糧—每畝地出穀十斤小米十斤；
6. 柴草—量不可數計，自四月至十二月，平均每日約五萬斤．

舍此之外，無形損失，猶極繁夥．其中以輪出牛車爲最烈．軍隊圖運輸之便利，令縣中徵調牛車備用．每日以五十輛爲低度，最多時竟達四百餘輛．架車人之飲食，牛馬之草料均歸車主自備．稍不當心，則笞罵隨至．雖農忙時亦須應徵，違則拘罰．其他如棉被，床凳桌椅農民均須攤出．此雖滋陽一縣之情形，他縣不難據此以推也．

魯軍敗退汶北，魯南農民方幸苛政之或能解脫，重稅之可以蠲除．孰知其勒索不讓奉軍，潰敗以後更大肆掠刼．潰兵經過之境，牲畜糧食，錢財衣物，一掃而空．甯陽一縣前後遭刼六七次，兗州（滋陽）西鄉各村亦十室十空，演成數十年來未有之浩刼．戰事至今不能結束，而土匪又乘時倔起．（兗州城南村莊即駐有大股土匪，住於農家食於農民．）行見飢鴻遍野，餓殍載道，魯民寧有孑遺矣！

貧民生活

張小芳

江蘇六合僻處在江北，交通不便利，實業不發達，一般貧民，良善者流爲乞丐，強悍者爲兵爲匪，地方無賴，則營種種不正當之業務以維生活．略舉幾種以見一斑．

烟館　這種事業，他們認爲極優的．化一塊幾角錢資本，買一兩烟土，可以做成八十個烟泡；每個賣銅元八枚，有兩倍的好處．生意好的，每天可賣一百個左右；一家四五口的生

活，藉此維持．不過他們的顧客多是游民和苦力，稍不如意，就去放聲，報告警所，被拘之後，不免要出十元或二十元的罰金．

放印　稍有幾文錢的貧民，重利放債，以所得的利益，來維持他們生活．他們放債的方法，計有兩種，一種叫老鴉叫就是借洋一元，每日付利錢一角，（借洋二元每日利息二角餘照此類推）直到還清本錢的時候爲止．每日清晨，就要付利，無論怎樣，不能缺少分文．所以名鴉叫（每日天曉鳥鳴卽需付利之意．）第二種就是放印子．借出錢額，以五百文起，到二十千文爲止．例如借錢五百文，每日付銅元兩枚，在借摺上加一個印子，付到三十個印子爲止．

賭錢盤　就是一種貧苦的家庭，備着各種賭具如麻雀，花湖，牌九，撲克之類，招人集賭．抽頭漁利，維持他們的生活．例如叉麻雀一圈，收銅元十枚，花湖十文一搖，撲克每小時收洋一角牌九每方收銅元二枚（由開盤者付給）他們的收入，一天可有七八百文左右．一般賭友，多是流氓之類，常時因賭發生事端．

說到他們的生活，當然是甚苦．不惜冒着危險，頂了罪名去混得幾百文，度一家數口溫飽；更不惜犧牲他們的兒女的教養機會，使他們招待顧客，討幾個銅元．嗚呼，人孰無良，誰甘自投法網？嗚呼，父母孰不愛其子女，誰願迫之下地獄？然則此種地獄生活，誰爲爲之，孰令致之？

鐘聲人語

心雪

拳樣大的雪花，一陣陣從歲暮時交戌後不辨燮影的天幕裏落向大地，重重的壓在一間用柴蓋的屋脊上，泥牆蓬扉，看來好像因爲已超過他適可擔負的量，而將有傾圮之處．冬日的黃昏，在平日是如何的昏黑可畏，可是此際幽黯的穹蒼，被雪色的返照，稍微帶有黎明時魚肚之色，而整個大地更似籠罩在銀雕玉琢的世界裏，純潔得何等可愛．已不復覺得冬夜嚴肅的可怕，反感到雪下時黃昏的美．

刺人肌膚的西北風，夾着輕軟如絮的雪花，在夜色中一起一伏，繞着這將圮的柴屋打旋，遙望去，好像一羣縞衣素裳的仙子，聯袂在滲霧蒼茫中作輕柔的晚舞．

三五寒鴉，露宿在這被雨雪浸透酷冷得如同冰窖的泥巢裏，好像亦感到好夢難溫，不時拍拍地繞着叢林上下飛舞，一回舞倦了，搰的從禿葉的樹枝上跌下，凍倒在雪堆裏，重又靜下，葉落後的梧桐，楂枝零落得多麽可憐，更無餘葉可以爲這風雪中的鴉巢，覆蓋呵護．

遠寺的鐘聲，在這什麽都入於死境的郊外，他音浪的波動，因無隙礙而益發擴至無限遠大，在大地上萬物皆停滯在靜態的一瞬間，有動的機能而流於生息不斷之狀態中者，舍此若斷若續之鐘聲外，便是一聲聲從這茅屋裏發出的嘆息聲了；鐘聲與嘆息聲遙想應和，這是何等淒切悠遠的一幕

夜半的鐘聲，撥動了貧道無告者心弦上的哀音，彈出內心鬱結着的悲鬧，眞所謂極『如泣如訴，如怨如慕』之至了．

『這大約是靈巖山上的古寺中，衆僧入定的時候了，岑寂的寒夜，聽這淒冷的鐘聲，在一般處順逐境遇的，怕亦不免爲他感動而流淚；矧在人世間過剩的我，慈祥的菩提，你是把超渡衆生譾登彼岸爲己任的，其亦知鐘聲所及，露宿在風雪之夜裏，尙有被遣漏而顚流無告的我．……』言者爲一年事在四十左右，形類瘋狂的壯者，全身斜支在泥粉斑剝的牆上，俯着頭好像極悲傷之至的樣子；近門的一面，放着一張竹榻，榻上除破絮被一襲外，無他物，榻的對方，置有木製的半桌一張，桌上，燃着長不盈寸半明半滅的臘炬一根，顫危危地在風雪中，隨時隨刻有滅熄之虞．

『被人羣驅遣到這人跡罕至之地，過極低限度的生活，我初以爲可以不受任何物質上的裁制；怎想到時序的轉流，終究免不了凍寒的逼迫，餐風飮露的生活，本不是有肉的感覺的人可以忍受的；從此我相信吾人非至靈魂與軀體脫離之後，任憑是如何高超的理想生活，是萬不能實現的．……』言至此，悲梗得不復成聲，一回他猛抬起頭掙大了一雙有光無神的眼睛，向四下裏打量了一轉，好像絕處逢生得了什麽新計策似的，可是旋又把頭搖個不住，重復低下，同時面部上頓現出很失望的樣子．

『生在這生活艱難，人浮於事的時代；自非是個勇健者，從此中掙脫出來，在人羣中本不足以圖存．……』鐺鐺的鐘聲，打斷了他的話語．『發人深省的鐘聲，你一聲聲打到我耳鼓裏，我內省無疚，本早巳覷你爲靜夜裏的安慰者；那一般安居素食者，奈何聽不到你的鐘聲，末由發他們的深省；你僅僅能體弱者安慰，不能同他們吐一口不平之鳴；是你的能力爲有限制的．』說完他又唏噓了一回．『居大廈，食珍羞的人們，你們藉什麽人的庇蔭，竟被你們在優越的生活裏攫了一席，亦知露宿在風雪中圖一溫一飽而不得者，大有人在；生活艱難在你們是毫不感到的．』

他緩緩地行近門口，推開門，遙望着那西北方城隅中紅牆一角，面部上現出很怨慕的樣子．橫來的風雪，打得他一件元色的布袍，起了白白的花紋，他呆呆地立在門際間不由的打了幾個寒噤．

一夜的哀感，把他興奮的精神，萎頓了幾許；至此再也不能支持了，砰的倒在竹榻上，把破絮胡亂的覆蓋一下，向夢中找理想生活去了，戶外淒厲的風聲，和屋內沉着的鼾聲，此時不期在他心弦上起了一種很密切的共鳴．

生活消息

上海之人力車夫

據車業中人言，上海公共租界現有公用人力車照萬張，法租界約二千餘張，華界約有千餘張，而向公共租界捐有公用人力車照者，多兼捐有華界及法租界車照，卽上海共有公用人力車約萬三千餘輛，以四人共拉一車計，約共有人力車夫五萬餘人，